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册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161005







讀書堂綵衣全集

向方齋梅收購



讀書堂綵衣全集

李用楫錄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梁永淳輯

男 宸黼編

卷一 敬一錄上

興學會約 一百零九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令容城時建  
正學書院集縉紳衿氓講學語

容城為前賢劉靜脩諱因元人先生講學地厥後椒山

公諱繼盛諡忠愍亦以理學名家兼著忠節當世若孫徵

君諱奇逢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不肖叨涖此邦心

向方樹梅收贈

切仰止自恨質庸識陋於學無窺然此心耿耿未能放下爰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而月一再會焉蓋令民牧且教化之司也簿書期會而外施施然泄泄然不肖之所不敢出若夫質疑訂學就正交脩其本志也予惟正學之不明也久矣流俗之漸既深功利之乘易入聲色貨利汨其內文章技能騁其外於是乎富貴則汲汲貧賤則戚戚得則喜失則悲窮則濫樂則淫更勢以相軋利以相圖者比比也雖有豪傑之士亦鮮克振拔哀哉蓋釀習既久則袞除爲難淆淄既深則澄瀟不易勢使

然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首以去欲存理爲急次

印以另行



習既久則被除爲難淆淄既深則澄瀟不易勢使

然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首以去欲存理爲急次  
卽以躬行實踐爲先端精於身心性命之微敦篤  
乎親親長長之誼澄其心而皦然不滓脩諸身而  
確乎不拔徵之家庭而雍雍翕翕推之民物而藹  
藹熙熙此則見之履者卽其所語者也若以神理  
爲精日用爲粗比擬卜度與自己生機何所干涉  
試觀每講聽者不無愚民人目彼未有不以爲愚  
夫愚婦須知此輩皆是聖人真種子彼特行焉不  
著習焉不察耳我輩若悠悠忽忽虛過此生不得  
一真實受用道理雖欲求其爲愚夫愚婦而不可

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可懼也  
蓋我輩心機智深巧發幸中易汨其良彼輩樸魯  
無識無知能全其天也彼輩草木衣食而外谿壑  
易厭我輩聲華相高營營逐逐比於乞墻穿窬者  
更可耻也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倖而  
致也若自性自命人人固有求之卽在聖人可學  
而至豈難事哉須將一切世情冷煖好醜順逆全  
體放下尋著一條血路精神打併歸一直做到底  
令此方寸地光光明明一點無翳所謂太陽一出  
魑魅自消孔顏飲水簞瓢濂溪光風霽月身世之

內窮達之間泰如也此名教之樂雖黃金白璧不

颺颺自消孔顏飲水簞瓢濂溪光風霽月身世之  
內窮達之間泰如也此名教之樂雖黃金白璧不  
易焉不肖不揣不類敬列會約十有二條於左諸  
君每月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  
共成遠大惟吾黨是望焉

### 立志

學莫先於立志志不立則學鮮有成者有必爲聖  
人之志而後有求至於聖人之學先儒曰賢希聖  
聖希天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卽希天也故曰五十  
而知天命吾輩爲孔子徒欲擇天下第一學術須  
學天下第一等人志在詩人則亦詩人而已志在

文人則亦文人而已志在功名氣節則亦功名氣節之士而已若志在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凡此者非有神奇之術高遠不可企之事也論本體愚人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我欲爲之斯爲之而已矣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取法乎下則將愈下念之哉

辨學

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於聖賢之道也自堯舜以迄周孔相受自有正傳精而性命顯而倫紀

仰而參天俯而法地內而誠正格致外而修齊治

舜以迄周孔相受自有正傳精而性命顯而倫紀  
仰而參天俯而法地內而誠正格致外而修齊治  
平本末體用無不畢舉此正學也吾輩須擇天下  
第一學術舍是而功利已焉五霸以來陋也舍是  
而訓詁而讖緯而九流而釋老已焉漢以來陋也  
舍是而詞章而科第之文已焉隋唐以來波蕩至  
今又陋也學有不同人品因之不可不辨

### 明性

性者何理是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賦於人謂  
之性出於天謂之命元亨利貞是也道者何率性  
而行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道是也至所以具天命之性全率性之道皆本於心故曰心統性情自孟子而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性有三品至宋諸大儒出謂性卽理斷然於有善而無惡然後闡發明白大著於天下後世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習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漢唐異端駁襍之私者周程張朱諸君子之力也

正心

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自非朱子言之

人鮮不以知覺爲心者人心自有正位寂然不動

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自非朱子言之

人鮮不以知覺爲心者人心自有正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正卽得其正位之謂也大學因心體上難著力乃教人於心之發動處用功故有誠意一段功夫意竅於知知徹乎物故又有致知格物兩段功夫其實一正心而自足若主宰得正還其虛靈之本體廓然大公則動於意自無不誠竅於知自無不致徹於物自無不格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赤日當空群晦自滅必然之理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齊治均平皆

不越此此端本澄源之學一以貫之之道也

謹獨

孔門心法相傳惟曰慎獨獨者吾心靈明之體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修齊治平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無所容力則嚴之於不睹不聞之地一真無妄敬肆之分人禽之別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暗室屋漏之中凜然上帝臨汝一涉自欺萬惡淵藏吾輩若錯過此關後來枉費氣力到底爲厭然之小人矣

躬行

世之言道學者非爲別病吾輩式一一案點當天



淵藏吾輩若錯過此關後來枉費氣力到底爲庸  
然之小人矣

### 躬行

世之訾道學者非僞則腐吾輩試一一察點當天  
下國家之任果能有齊治均平之畧乎若猶未也  
則不免於腐察衾影寤寐之中果能無愧怍疚惡  
之事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僞往見譚道者恒言  
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  
不免介睚眦豈非躬修不逮暗行多虧者之徒喋  
喋於口哉孔曰觀行孟曰論世此何以焉先儒云  
學者於理若有所見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反  
身而誠則樂莫大益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顧端

憲公學不苟自恕常言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  
二者無愧始可言學不可不知

篤倫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  
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而仁義禮智之五性屬焉  
與生俱生個個繫屬何等關切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兄弟不恭  
友不信則人道廢亂之所由生也先儒曰五倫間  
有多少不盡分處孔子求於子臣弟友四者之間  
而曰丘未能一蓋言不盡分處多也吾輩安可不

常懷不盡之心以求必盡之道倘大倫有虧雖文

童少公古鳥狀震震中文心多矣聖賢千言萬語

有多少不盡分處孔子求於子臣弟友四者之間而曰丘未能一蓋言不盡分處多也吾輩安可不常懷不盡之心以求必盡之道倘大倫有虧雖文章妙今古鴻猷震寰中疚心多矣聖賢千言萬語學者許多功夫茲會下許多講說皆爲這幾件緊要事若此處落空百無足數凡我同志循分自盡求其無忝可乎

### 改過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常中常和何過之一有一有不中節處便有過有不及不及亦過也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旣知文過則是人有過未不自知者何改者之難其人也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上也亦有過而不自知者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吾輩此會正當相規相勸以善補過虛心遜志察言觀色痛自懲艾改之又改過復無過若止皮面補綴彌縫雖工終陷於惡是謂過矣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大畧俱是鈍人請先爲其奴者須得訟過一法將平日聲色貨利病根逐一查簡實實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好商量過端下落期與諸君共勉之

虛受

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器虛則受實則不受物

虛受

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器虛則受實則不受物  
之恒也一得寸長矜飾炫露高視濶步旁若無人  
以此事君則不忠以此事父則不孝以此求友則  
不益以此進學則無成卽幸而發科取第才華聲  
譽籠罩一時終非大受之器也吾輩須以大舜之  
舍己孔子之無我顏子之若無若虛爲法冲然歛  
然勿效時流以文章渺同輩以才技博虛聲以堂  
闈之見而侈然自盈以井管之窺而矜然自是不  
以此結果一生則善矣

讀經

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爲一經心乃全經心之理散見於六經謂六經一心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人可也以經求經而經亡不因祖龍之煨燼而亡以心求經而經存不因簡冊之昭垂而存故識得吾心之全經而後可以讀孔子之六經求之精神血脉之微彰之出處措施之大庶幾經以人存若工程式專訓詁蔽昧剗剗其去秦火幾何哉

持久

天以恒而常覆地以恒而常載四時日月以恒而常運行人有恒可以作聖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此道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非暫行之難持久之爲難也學者注主以厭喜之心乘之或乍或綴說

常運行人而有恒可以作聖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蓋此道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非暫行之難持久之  
爲難也學者往往以厭喜之心乘之或作或輟銳  
進速退故亦旋得旋失豈有望哉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暉蓋言久也  
聖人亦無大過人者獨是久而不已至誠無息與  
天之於穆同歸遂負絕千古孔子自十五至七十  
少而壯壯而老何時非學況在吾輩又何有哉一  
隳百墮前功盡棄良足惜也

申約

每月之會初二十六辰刻赴院一揖就位趨此日

力討個身心性命著落處所勿浮談勿戲褻勿騁  
能心勿誇勝見茶畢虛心靜坐默對疑神然後啟  
請或證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  
折衷或舉前人嘉言懿行以爲楷模議論稍有不  
同則平心順理以商之貴以意逆志爭在躬行勿  
爭在字句勿固執一偏之見以求勝勿爲機鋒之  
語以混人說得來卽須行得去方與自家身心有  
益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携至使觀法考鏡俾知  
向道則習心習見可破除也繼吾後者當視此爲  
名教樂地按約舉行庶幾此會之可永也

金容會語



名教樂地按約舉行庶幾此會之可永也

### 金容會語

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心敬則一貌敬則莊目敬則明耳敬則聰言敬則從行敬則恭故貴居敬

無正心誠意之功其學則僞無脩齊治平之要其儒則腐致知而不格物則無以開物成務至善而不知止則無以致虛守中

鐘未叩而聲已蘊炬未發而光已含當寂而感之體具當靜而動之理全寂而感感而無感寂而

無寂靜而動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其感也天其  
動也直此之謂誠此之謂神

顯諸仁藏諸用易其合內外也乎知周道濟仁知  
所以一也旁行不流經權所以不失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微顯其無間矣

暗室屋漏之中常如天地鬼神之臨一言一動之  
際亦如天地鬼神之臨百邪可消魍魎自遁  
無欲之人搖動不得有欲人乃得而乘之

孔子一生渾身是易周元公一生用易

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得力總在  
正己蓋正己則無求無求故不怨尤也禹稷功

施頌子丙志部口無有子其斤無事耳

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得力總在  
正己蓋正己則無求無求故不怨尤也禹稷功  
施顏子陋巷都如無有行其所無事耳

當困極窮極時貴有確乎不拔之操生平學力全  
在此時用蓋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  
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仰不愧俯不忤此心光  
明磊落自足餘者悠悠聽之可耳

四時行百物生並育與鳶飛魚躍同是活潑  
潑地勿助勿忘逝者如斯溫故知新戒慎恐懼  
俱是活潑潑地

李延平好靜坐且令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時氣象其言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此方是善靜坐者

尹和靖莊敬弘毅不欺暗室到不欺暗室令人畏  
若神明

學貴治心能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不可  
勝用矣遇君而忠不可勝用矣遇友而信不可  
勝用矣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不然好貨財  
私妻子焉能孝謀身家營利祿焉能忠昵朋比  
渝金石焉能信徇好惡恣貪求焉能仁

寒暑往來盛衰倚伏其機甚漸知漸之義者其知

三才之道乎

消金石焉能信復好惡忘貪求焉能仁  
寒暑往來盛衰倚伏其機甚漸知漸之義者其知

### 三才之道乎

盈虛消息天之道也人一生處順境若不盡道亦  
成參養豈是豪傑之士卽受些世故磨礪亦是  
增益不能之助辟之材木和風滋雨固是長養  
栽培卽嚴霜烈日亦是堅凝質幹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循此而進最有把柄是徹上徹  
下時時步步一段親切工夫有從知解而得者  
從靜悟而得者若從日用上磨鍊不落言詮不  
關動靜隨在體認不踰其則自有觸處逢源之  
妙萬物歸懷之樂

讀書堂  
昔人云學不適用謂之腐儒若樸檄沾滯褊瑣拘  
陋僅僅不踰尺寸奚補於世然使用而不由於  
學揮霍震蕩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譽鉤耀一時  
辟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疎衍溢槁涸可立  
而待君子弗貴也

吾輩當軒軒豁豁從高朗處置地位不可自己置  
品於卑立心于暗

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  
卽是天理

怒字矜字名心勝心最難掃除能徹底澄清聖人  
可學而至

卽是大理

怒字矜字名心勝心最難掃除能徹底澄清聖人  
可學而至

董江都漢一代醇儒也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正心以正朝廷及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智益明強勉行誼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  
子尊聞行知之說甚有功于學者申倪大毛非  
海皆莫及此其所以度越諸子歟

人謂唐無儒李翱在當時士並學古文辭游心於  
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翱獨求端於性  
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卽  
宋諸大儒所言不過如此陸僉見而異之曰子

詩書堂  
之言尼父之心也昌黎嘗與翱言今天下汲汲  
於士者獨君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  
兼附己者翱惟賢是以不同今人止稱韓子而  
不稱習之何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讀得一字行取一字  
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  
是會讀書

時時體認天理時時檢點過失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雖程朱不能外是  
而用功雖孔子不能舍是而爲教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  
周粹以意氣爲思奮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



而用功雖孔子不能舍是而爲教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明貞不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神行不滯也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天空而莫圍淵深而莫測也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物善通而達化也大易變動周流孔顏飲水簞瓢曾點春風沂水濂溪光風霽月能一之一經擬議便不相似矣

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非養心也戒慎恐懼臨

深履薄皆是養須從慊心處識取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曰宜三復斯言一念不欺以直而動日用酌酢天則森然靈明獨知再瞞不過時時對越卽此便是文王昭事聖功中庸謹獨學問

繼之者善誠之通成之者性誠之復寂然不動誠之復感而遂通誠之通常繼常成常成常繼常寂常感常感常寂常通常復常復常通非截然二事

聖賢立言亦不肯一口道盡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不下實功復就影響而追逐尋

司則其去彭澤愈遠矣

聖賢立言亦不肯一口道盡正欲使人因影求形  
緣響知聲耳若不下實功復就影響而追逐尋  
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說也是這箇周程張  
朱所說也是這箇庖羲所畫也是這箇箕子所  
衍也是這箇更無兩箇

才情氣魄伎倆精彩攙入一點便非聖賢本色  
雞鳴平旦之際常人亦有頃刻之聖賢然偶露之  
明乍隱乍現終無可望行著習察機存乎悟功  
在於充

聖人之道洋洋優優到峻極於天若大體段君子

之功尊德性道問學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  
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若大功夫結局止  
落得一個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止落得一個明  
哲保身好是難的

學者理會儘多却不就自家身上做去全不濟事  
若實實做工夫人隨手拈來或敬之一字或恕  
之一字一生受用即可不窮如顏子一生止做  
克己復禮四字不盡

孩提之時知愛知敬卽良知良能稍長而壯而老  
則慕少艾慕妻子慕功名反不知不能矣此大  
舜終身之慕止不失孩提之初便千古不可及

已得則人夫已樂則人尋己益則人員已得名則

孩提之時知愛知敬自良知良能稍長而壯而老  
則慕少艾慕妻子慕功名反不知不能矣此大  
舜終身之慕止不失孩提之初便千古不可及  
已得則人失已榮則人辱已益則人損已得名則  
人失譽故學貴克己

愚夫愚婦到可與知與能聖人却有不知不能分  
明說聖人有不如愚夫愚婦處也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  
也蓋人到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一切  
知識也來不著一切作用也用不去渾是一團  
天機以云率性真率性以云中和真中和也  
要譽惡聲納交三者不必不肖人卽號爲賢者一

開口行事不墮在要譽裏便墮在惡聲裏不墮  
在惡聲裏便墮在納交裏

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渾  
融貫徹凡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  
此體吾人心體不可一息有間稍間則生機便  
息便非晝夜相通便非萬物一體矣

六經論語之文化工也學庸孟子小學與宋儒傳  
註人代天工也史書司馬以下至古史資治通  
鑑等編亦斐然今古而綱目之勸懲則集其大  
成者也至於老莊諸子近道者文中乎韓柳歐  
蘇諸文近道者其昌黎乎次則永叔乎漢唐以

鑑等編亦斐然今古而細目之藿蕙則集其大成者也至於老莊諸子近道者文中乎韓柳歐蘇諸文近道者其昌黎乎次則永叔乎漢唐以來諸臣如仲舒之天人三策武侯之出師二表陸宣公之奏議乃其表表者乎餘或駁而不醇或得而多失又或真贗互異無益於身心無補於國家之成敗雖華藻可觀詭幻易眩非方圓平直之大道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皆學之功卽皆致知之功格物之功少一件非學卽非致非格周茂叔窓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予則不然予未到茂叔地則須極力掃除使此心光明

詩書堂  
洞達

吾人一生須是時時對越上帝但微有曖昧欺蔽  
處兒童也對不過况上帝乎

正心存心養心操心求放心大段不十分著力不  
過常常提醒不令他昏昧而走失耳

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先儒闡發已多知之非  
難行之爲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爲難也若實  
行不脩徒喋喋於口爭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  
止有克己功夫不另有個復禮功夫禮如月光若  
被層雲遮住要復這月光怎麼復得除是雲開  
則光輝四達耳到萬里無雲時並無克與復之



止有克已功夫不另有個復禮功夫禮如月光若  
被層雲遮住要復這月光怎麼復得除是雲開  
則光輝四達耳到萬里無雲時並無克與復之  
可言矣

危者幾希之界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  
精純乎道心之謂一道心爲主人人心聽命非謂  
心有二也以義理制嗜慾則耳目口鼻總皆天  
理視聽言動不入非禮所謂以成湯之工夫說  
堯舜之本體者也

萬物一體之謂仁萬物畢照之謂智易曰旁行而  
不流旁行者知之通不流者仁之守也仁不流  
故仁覆天下而靜定者未嘗動知旁及故知周

萬物而虛靈者未嘗遷

文章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無者道之原群  
儒之言道之委是故道心之所達吾道未嘗無  
文章而溺于文詞則陋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  
吾道未嘗無才能而役於才藝則鄙無思無爲  
以通天下之故吾道未嘗不虛無而沈于空寂  
則幻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吾道未嘗無典  
要而拘於格套則泥

人之爲道非僞則真非小人則君子吾人欲求爲  
真君子必有不愧屋漏之功天道至察而不可  
欺人心至神而不可罔明白顯露可得而指者  
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之陰惡

人之爲道非僞則真非小人則君子吾人欲求爲  
真君子必有不愧屋漏之功天道至察而不可  
欺人心至神而不可罔明白顯露可得而指者  
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之陰惡  
廣廷大衆之中輯柔寡愆似矣果能徹骨徹髓  
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乎但恐藏機隱慝畏  
惜名義未之發者尚多也細細察點步步搜尋  
徹底澄清庶幾無愧否則真爲小人其過小僞  
爲君子其惡大可惕也夫可惕也夫

聖人生知是知個甚麼其他見而知聞而知是知  
個甚麼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又  
是不知個甚麼若不覷破則吾輩日從事于學

是學個甚麼故孔子先說默識了然後說學說  
誨說不厭不倦若不默識又學個甚麼誨個甚  
麼不厭不倦個甚麼孟軻而後不得其傳豈上  
古之人獨神靈近世之人盡愚昧乎蓋上世道  
一而學不紛道一則志定學一則易明後世有  
世儒之俗學又有二氏之異端波蕩浮沉人汨  
沒其中而不知者始衆矣古來生知者莫如堯  
舜孔子謂堯舜孔子所生知者尚有留餘有秘  
藏乎不知堯舜孔子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終  
日行而未嘗離乎是已道出已行過了也若不  
曾道不曾行者便非所生知者卽吾輩終日言  
終日行而亦何嘗離乎是持不自體察則返之

藏乎不知堯舜孔子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終日行而未嘗離乎是已道出已行過了也若不曾道不曾行者便非所生知者卽吾輩終日言終日行而亦何嘗離乎是特不自體察則返之于躬愧堯舜孔子多耳何惑焉

易有太極卽包無極之義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物故又標而出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豈可圖若可圖則太極是一物矣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已故曰太極本無極也若揣摩做一件甚麽光怪東西頓放在何處便不是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四字精極矣若不善看便成兩件東西調和在一處益有理便有

讀書堂  
氣有氣便有理不合而合原無可合不疑而疑  
本無可疑只孟子形色天性也一句說得渾成  
全無罅縫

明明有個尼山明明有個自己專家者宗此而攻  
彼并忘己聰明智解隨人而生自家一點靈光  
非已有尼山一點靈光非後人有也還須轉過  
頭來自己作個主張諸儒者我用而非爲諸儒  
用也

伊川云性卽理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  
字是吾體貼出來朱子曰天理者仁義禮智之  
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之件數合之而性與理

明

伊川云性卽理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朱子曰天理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之件數合之而性與理明

明道云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慎獨此是超凡入聖真血脈路信得及時一了百當若信不及拖泥帶水尚隔幾重公案

離了人倫日用講性講命是野狐禪人倫日用有虧說玄說妙是假道學

居敬卽尊德性之謂約禮之謂惟一之謂窮理卽道問學之謂博文之謂惟精之謂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合一並進而以敬

爲本

學者觀理心貴虛虛則無意見偏執之患論前賢  
心貴公公則無黨同伐異之失今人病在專家  
分門別戶主此卽攻彼或固執已見爭於唇舌  
豈知此固未可全主彼亦未可全攻已亦未爲  
全是不過各就所見耳若論此理在天地間如  
白日經天江河行地無窮無盡天與聖人亦同  
在此理之中天且不能專主何有於堯舜孔子  
堯舜孔子亦不能專主何有於濂洛關閩又何  
有於已何有於冊子求其當者可耳

念念皆天理刻刻皆天理言言皆天理事事皆天  
理則渾身皆天理矣聖人其許我哉



堯舜孔子亦不能專主何有於濂洛關閩又何有於已何有於冊子求其當者可耳

念念皆天理刻刻皆天理言言皆天理事事皆天理則渾身皆天理矣聖人其許我哉

周子曰心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言信不欺哉

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過如此

姑息之仁最是害事刑一人而千萬人遠罪殺一人而千萬人蒙休其大慈矣乎普愛矣乎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卽此一著千古莫及今人聞過便惱覺得不可更尋別路出脫到底不

肯認錯

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吾之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

官不論崇卑卽一鄉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鄉得所吾道行於一鄉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卽西銘理一意指親親仁民愛物卽分殊意指

龜山在祭酒時疏追奪安石王爵降從祀之列千古快事其言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也其所造可知

愛物卽分殊意指

龜山在祭酒時疏追奪安石王爵降從祀之列千

古快事其言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也其所造可知

先儒謂明道在朱陸之間又謂朱子得陸子乃不偏予謂陸子得朱子乃不偏

孔子言爲世師萬世無弊諸儒論說各有所長吾取其長畧其短可也索垢模癥何用刻節

人多舊惡以爲雖改到底不得爲完人自生疑阻是終自棄也若能痛改日新又新雖聖賢亦許我天地鬼神亦鑒觀我舊的都饒得過

戒慎恐懼履薄臨深內省不疚行慊于心此鄒魯

十六字訣也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程

子直以一兔例之眼大於天識高千古

最不可依傍人立根脚及隨人口吻旋轉真痛真

癢我所自知於我自性自命尋個消息出來於

我身心討個安穩出來所以令我身心不得安

穩者何在一一搜剔出來一刀兩斷日用倫常

道理儘多須一一體勘不可任心便叫做心任

性便叫做性任安穩便叫做安穩也痛癢須是

我自己抓著性命也是我自己尋著安穩也是

我自己探著人的飽做不得我的飽人的饑做

不得我的饑人的冷暖做不得我的冷暖也

性便叫做性任安穩便叫做安穩也痛癢須是  
我自己抓著性命也是我自己尋著安穩也是  
我自己探著人的飽做不得我的飽人的饑做  
不得我的饑人的冷煖做不得我的冷煖也

詩文字畫枉疲精神務乎末而遺其本安有自根  
而幹而枝葉而花實之事哉竭一生之力學文  
安能窺班馬學詩安能步陶謝學字安能過鍾  
王哉欲學聖賢則當下卽是耳况有真得自有  
真發揮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莫  
大文章詩字出乎其間矣

恒之道天之道也乾坤不恒則幾於毀矣日月不  
恒則明或息矣雨暘寒燠不恒則極備極無矣

聖人不恒則不能久於其道矣人而不恒則易  
方易方尚可言學哉

孔子大聖皜皜乎不可尚已然必曰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夫濯以江漢其濯有大焉者矣暴  
以秋陽其暴有甚焉者矣今之人亦曾向山澗  
溪流之中朝暎夕照之下一濯之暴之也哉

性者心之理仁義禮智是已賦于天謂之天命元  
亨利貞是已由是而之焉達于天下爲道放勲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是已行是道而得乎仁義禮智之本心

謂之德心之至一謂之敬勿欺謂之誠不偏謂  
之中不二謂之一盡此謂之忠推此謂之恕總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已行是道而得乎仁義禮智之本心謂之德心之至一謂之敬勿欺謂之誠不偏謂之中不二謂之一盡此謂之忠推此謂之恕總滙於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若舍了心又何處討個性道德討個仁義禮智誠敬忠恕猶之一人有名有字有號呼喚不同總是這一個人知得此人又何必問名是何人字是何人號是何人故本心之外更無理求心之外更無功自源而流鮮有不清之流由幹而枝無有不茂之枝陽明致良知之說雖從龍場悟出然實發端於象山扇訟一案人繁苦於詞章訓詁一聞其說直

讀書堂  
截簡易如脫塵囂而得清涼快矣慈湖龍谿推  
極師門宗旨又從最上一乘說法上下四表一  
齊打通有則有此理但說得太現成了些人信  
不及指爲禪宜哉

說理須如說事性命縱極精微須將來做飯喫得  
做衣穿得功化卽極聖神也須將來用手宰得  
下割得開然後聖人垂世立教之言能明卽能  
行若止做機鋒囫圇語混過自誑誑人凡立身  
行已設施措置事在一邊理在一邊此三代而  
下未可語于王道也

昔有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  
公且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習士希有止有



行已設施措置事在一邊理在一邊此三件而  
下未可語于王道也

昔有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  
公且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耻有  
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  
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且希士而  
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

龍蛇不蟄不奮尺蠖不屈不伸刃之利者物來則  
刺之銜於外者必缺故有善藏者斯有善用  
淡之一字是太初最冲真味嗜欲以淡而清才名  
以淡而高生死以淡而一德業以淡而和平淡  
之又淡物與物忘忘之又忘天爲徒矣

吾輩處世貴有骨力不可向俗人眼下口角討好  
做生活將我一副精神陪奉俗人面孔何日是  
出頭做人時哉

張南軒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爲  
之謂也若有所爲而爲則皆利非義矣此旨一  
出幽暗開光王霸聖狂君子小人齊來須於用  
心上勘斷

閉閣焚香兀然默坐此心一動已在萬里何可謂  
靜稠人廣坐紛襍場中色色聲聲聒耳眩目此  
心靈明炯炯自若何可謂動動靜一致動亦定  
靜亦定

心體本來粹然至善是極好的許多私欲許多章

靜稠人廣坐紛襍場中色色聲聲聒耳眩目此  
心靈明炯炯自若何可謂動動靜一致動亦定

### 靜亦定

心體本來粹然至善是極好的許多私欲許多障  
蔽都是後起的只可怪習不可怪性

凡天地間大而天地萬物小而昆虫草木近而一  
身凡有形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不可見  
者皆形而上之道也辟之耳目是形而下之器  
所以具視聽之理卽是形而上之道道不在器  
外器卽囿道中是兩是一

止字須看得活非一定不遷之謂蓋止無定體隨  
機入妙辟之於權當在一鈞則止在一鈞是至

善當在五銖則止在五銖又是至善只求本心  
妥當而已執中用中同是一法

規矩者方圓之至也執規矩以出方圓而方圓不  
可勝用矣若揣方圓以測規矩則規矩之用息  
矣君子操規挾矩可以盡天下之無窮經綸變  
化得心應手處處有風動之機

緝熙二字何等綿密千言萬言對他不過蓋熙卽  
日月明體緝卽萬古貞明不息者也分明畫出  
個不壞法身的聖人學者了此卽是個五臟洞  
見如水晶的好男子

瑟訓嚴密間訓武毅此二字雖萬金不與易也持  
此二字直步聖域何難蓋學者通患止疎淺不

個不壞法身的聖人學者了此卽是個五臟洞  
見如水晶的好男子

瑟訓嚴密儻訓武毅此二字雖萬金不與易也持  
此二字直步聖域何難蓋學者通患止疎淺不  
能嚴密止怠緩不能武毅故無成耳

性相近習相遠六字千古論性宗旨蓋性無不善  
其不善者習耳後儒舍此不察又添出個氣質  
之性來豈不大害理乎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二句聖賢學術帝王事功盡  
此矣人把王道看成天上事能公能順家常茶  
飯而已不公不順只爲作好作惡

學者口中談的道理須與身子上行的事打箇對

讀書堂  
同若不對同則推之平時窓下之誦讀與他日  
場中之文辭皆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一套空  
理矣故今讀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  
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字字句句只打歸各  
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雖所答不同然同是  
此段精神卽當時記之而爲書後儒演之而爲  
註吾輩今日聚之而爲講皆是接續孔子當時  
一段精神人人求個實落受用而已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一 止

讀書堂綵衣全集

梁永溥錄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楊爾淑校

男 宸黼編

卷二 敬一錄下

金容會語 一百二十五則

讀書堂 文集 卷二

會語

一

言言

金容會語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





金容會語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  
九疇大學中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  
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  
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  
起種種色色都在裏面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  
實理會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豪傑憑他如何做  
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有宋以來諸儒中備四時之氣者其周元公乎有  
議及考亭者象山者姚江者至元公孰得而議

之乎卽子靜無極之訟慈湖通書之詆片雲翳  
日日自朗耀也若二程者亦無間然矣

吾輩處世須要識個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寡廉鮮耻雖才何用

近世儒者將六經四書置在一壁却去理會左傳  
史記等類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去取法屈宋班  
馬等人將自己置在一壁却去議論古今人物  
得失國家興衰治亂等事是可怪也

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使得行其志未可限  
量他見得不可便不行耳程子稱就其所造可

謂安且成矣若明易數知未來其餘技也人亦

因此更輕也爲數學

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使得行其志未可限量他見得不可便不行耳程子稱就其所造可謂安且成矣若明易數知未來其餘技也人亦因此便輕他爲數學

學者須先理會得大本大原見得頭腦立定根脚然後其餘可以漸次理會去不然理會雖多終是籩豆之事也

人情貪富貴希壽考故往往患得患失趨利避害豈知天心無常惠迪則吉裁成輔相氣化亦可轉移苟素履不愧則無妄之來於己奚咎倘屋漏有虧則自作之孽於命何尤君子亦朝乾夕惕返躬自修可耳

讀書堂  
三  
人亦樂道聖賢然止是苟簡做人每日只在塵俗裏面滾總是立志不堅剛也須是斬釘截鐵始得

人揣摩聖人必別有一種高妙的學問別有一段神奇的天才別有一樣不傳的秘訣不知常人終日醉聖人止是個醒耳常人終日昏聖人止是個覺耳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聖人知覺了便誠而無偽久而不息此外再別無長處

生知者生下地來此心卽惺徹晝徹夜更無昏時也學知者方纔睡著便能醒來常常不昧者也困知者酒醉飯飽鼻熟睡夢中千態萬狀顛

無長處

生知者生下地來此心卽惺徹晝徹夜更無昏時也學知者方纔睡著便能醒來常常不昧者也困知者酒醉飯飽鼻熟睡夢中千態萬狀顛倒呻吟艱辛愁苦人所不堪及到不堪方纔驚覺及到驚覺方知是夢此後警省再不敢睡與常醒一也醒的只論遲早行的只論生熟更無不同故先儒曰論本體愚夫愚婦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

橫逆之加止好自反辟之毒螫定是自惹若我端拱而及之可以不較自非然者不知反己尚且尤人其亦昧於出爾反爾之道歟

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自能見大若攬之爲  
己則道德己之道德生成己之生成便局促了  
第一要掃除習氣悉令普消不然便有許多沉溺  
葛藤意氣發皇弗克振拔于流俗之外焉能馳  
驟乎仁義之途

人狃于目前安于便利嗜慾深錮割情最難若非  
真豪傑一刀兩斷併心一路決無見道之日

束書不觀則游談無主讀書是學問中一事借經  
書義理觸發印正我性靈優游涵泳我心思所  
謂學于古訓而有獲也今人止認讀書爲學問

又認記誦作時文材料爲讀書全與自家身心  
生命無干涉愈遠而愈失矣雖日記萬言滿腹

書義理解發印正我性靈優游涵泳我心思所  
謂學于古訓而有獲也今人止認讀書爲學問  
又認記誦作時文材料爲讀書全與自家身心  
性命無干涉愈遠而愈失矣雖日記萬言滿腹  
糝糠因其言而繹其心得其心而返之我方是  
一鍼一血一棒一痕

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  
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  
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  
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爲何  
地所學爲何事耶

陳白沙靜中養出個端倪此語不可爲訓學者不

知便謂有個圓陀陀光溜溜東西在黑碎碎地也

一日聽訟方剖決一二事餘俱垂泣各願不爭而退客異之請問曰此無他特恐上與下交蔽其心耳人誰無良一發卽動適間不過取我現在本心打動他久錮天良錮蔽旣開曲直立見曲直旣見爭有愧色觀者不知傳呼爲神何神之有

太虛中雖乾坤並陳八卦分列卦象雖多非支離瑣碎其實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也伏羲當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客紙而已伏羲自無畫而七有畫自一畫而



太虛中雖乾坤並陳八卦分列卦象雖多非支離  
瑣碎其實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  
無爻也伏羲當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  
點落紙而已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  
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  
無畫故說個易有太極其實太極本無極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道理及五經四子中說  
話步步俱踏著實地不似近世儒者高談直入  
天際騰空而行如電光閃爍乍明乍滅令人難  
捉摹也

人止曉得奉承人曉不得奉承已止曉得奉承已  
的身曉不得奉承已的心又不止奉承已的身

還要奉承妻孥奉承子孫曰亦至是乎曰殆有甚焉妻妾之奉多積之遺身且忘之親且忘之矣使人移此心而奉承其親其爲孝也大矣奉承其心其爲聖賢也幾矣客曰此語從炎蒸烈日之中忽提到霜天積雪之地裂肌凍骨噤口寒心

今之言道者多認欲爲理所以每流於禪而善教者又止說個大頭腦使人無入門下手處皆道之蔽也孔子教人則不然就人所問逐件逐事說個道理各人領畧做去皆可有成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何嘗挨經傍傳使在今日必指爲禪

之蔽也孔子教人則不然就人所問逐件逐事說個道理各人領畧做去皆可有成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何嘗挨經傍傳使在今日必指爲禪

人非聖賢安能事事盡善奈何止喜人道好不要人道不好已則直之人則非之已有過失要人渾忘人有微瑕則一一指摘何其寬於己而嚴於人也

有友人問所以爲學之要與治民之方曰無他止是不要作怪世界本自蕩平吾道亦止中庸不論講學求道做官做人都作不得怪孔孟以後鮮真儒三代而下無善治皆是好作怪也

吾心貞明不息之體至虛至靈萬感萬應自有天  
然不易矩度過一分不及一分聖人之心不安  
愚人之心亦不安妥當焉聖人之心愜愚人之  
心亦愜矣見入井而怵惕見委壑而顙泚此真  
性真機觸之卽發愚人何嘗假於聖人論說紛  
而聞見始襍耳目亂而心思乃蔽嗜欲繁而天  
則遂隱然一念獨知到底不曾磨滅於斯稟稟  
戒自欺求自慊使吾之真明不息者如鑑常懸  
則妍媸自照如衡常平則輕重咸宜矣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道也人之學也

做官以無欲立誠爲本才以濟之如處極衝繁之  
地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刑名錢穀之叢坐

則妍媸自照如衡常平則輕重咸宜矣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道也人之學也

做官以無欲立誠爲本才以濟之如處極衝繁之  
地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刑名錢穀之叢脞  
勢有所不免但以誠心出之不牽於情欲不移  
於利害平情順理以處之權其緩急次第料理  
盤錯萬端自然迎刃而解鳴琴而治不爲逸不  
遑服食不爲勞也反是者無成

學貴切己切己則務實反是則博虛聲好名高競  
勝于進名教中奚賴有若輩乎

古人今人不可妄加貶損人或有用心甚微而其  
跡不明有不幸蒙不潔而其實與日月爭光有

言言堂  
八

一言偶失而其繼已進有一事或誤而其後已  
改有功高德厚而爲忌者所訕詢乃執之以概  
其生平則人之負屈者多矣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刊以成書此其人當議何罪

周濂溪每令明道尋仲尼顏子樂處將尋之于飲  
水簞瓢之中耶亦尋之於飲水簞瓢之外耶將  
尋之於仲尼顏子之身耶抑尋之于我之身耶  
濂溪明道尋之而已得耶未得耶其可以言言  
耶不可以言言耶是不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也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但有卦畫而無文詞文詞實

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

生言天言命言性言一言故言息言

耶不可以言言耶是不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也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但有卦畫而無文詞文詞實

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  
性言天言命言善言一言教言學之類諸性理  
之名悉原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詞及諸經書  
聖賢發明性理之言雖有淺深不同皆本于書  
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皆其餘事要明學術不可止  
依傍道理須是出身承當自我立性自我具  
毀譽得失總不計較容不得一毫躲閃方承當  
得起

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本天道  
爲人道是卽本體卽工夫以人道合天道是卽

工夫卽本體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

近世學者一出門便走差童子就外傳教對對學聲偶長習舉子業工文詞將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誇耀鄉里鳴得意其本志也不得卽喪其所守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困則悲憤則怨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反不如山臞野老不知學者之能自全其天也嗚呼惜哉若夫讀書窮理盡性至命者履仁蹈義澹然無欲豈無文章本于性道豈無功名出于道德簞瓢陋

巷泰如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使君爲堯舜之君

民爲堯舜之民谷谷也北學頌子之學志尹尹



讀書窮理盡性至命者履仁蹈義澹然無欲豈  
無文章本于性道豈無功名出于道德簞瓢陋  
巷泰如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使君爲堯舜之君  
民爲堯舜之民裕裕也此學顏子之學志伊尹  
之志者也

呂忠節公常言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  
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  
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此名言也

筌蹄者致魚兔之用也魚兔未獲筌蹄不可舍既  
獲則無用矣未獲而舍之與既獲而不舍與不  
獲同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

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讀書誠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意而不以記誦爲尚作文誠脩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惟所志在乎進取未免涉獵掩襲以逢時會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所奪此則其可患耳

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之備于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然其機必本于無欲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無欲則公有欲則私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

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  
口鼻四肢之備于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  
也然其機必本于無欲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  
昏無欲則公有欲則私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  
取予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不貪不  
貪而後能與萬物爲一體此伊尹耕于有莘一  
介不與一介不取卒能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

吾人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種種世情得失利  
害紛華嗜慾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將本來真  
面目封閉埋沒不得出頭皆習染之爲累也須  
與蕩滌掃除融得潔潔淨淨則源頭自清道術

自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千聖經綸事業自可  
迎刃而解也

真脩真悟真悟真脩因脩啟悟是謂真悟因悟得  
脩是謂真脩悟脩相生悟而神悟脩悟兩忘脩  
乃懸脩冥悟索悟是謂罔悟執脩尋脩是謂夸  
脩夸脩非脩罔悟非悟

孔子大聖人也于鄉黨且恂恂如也今人處鄉黨  
貴凌賤富驕貧強暴弱智矜愚者可以已矣

聰惟天聰明惟天明人稟于天根極厥靈聰亦天  
聰明亦天明用之或罔塞聰與明隋侯之珠彈  
雀則輕千鈞之弩發鼠則冥鳴呼惜哉惟欲之

昏

聰明亦天聰明惟天明人稟于天根極厥靈聰亦天  
聰明亦天聰明用之或罔塞聰與明隋侯之珠彈  
雀則輕千鈞之弩發鼠則冥嗚呼惜哉惟欲之  
昏

萬境皆實萬實皆虛撒手撒脚俱圓俱宜好醜順  
逆之場時有飲水曲肱之趣

橫渠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物皆病又云  
不以見聞牾其心可知僅守聞見則心便狹小  
不知者尚以爲多聞多見則能大其心故往往  
窮耳目之用則心之病也

樂毅一鼓而下齊七十餘城者懼其難而不敢忽  
故卒易也後攻二城不克者恃勝而驕畧無難

意故卒難也君子先難而常懼不難不懼則天下之難我者多矣

學者須于富貴貧賤一關眼看透脚立得定方好進步孔子言不處不去皆衡之以道須是這道理見得明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方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若看不明白則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終身焉耳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以少怠虞廷君臣咨儆告誡亦是此意

聖賢之所以兢業敏皇惟日孳孳者見爲不足故

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以少怠虞廷君臣咨儆告誡  
亦是此意

聖賢之所以兢業敏皇惟日孳孳者見爲不足故  
也學者不見不足止見有餘故虛驕自大覺天  
地雖大無能放得下渠者自知學聞道者視之  
亦雨集溝澮皆盈而已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  
至隨波逐浪甘心於卑陋人有質美而不肖志  
道者志不立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雖銳兵精  
甲不能禦無遠不到雖千載之上萬里之外不  
能限爲堯舜不難爲桀蹠亦易

言言堂  
心虛則公公則明天下之是非可否較然矣

習俗之心未去則仁義之心不存客慮多則常心少總是不能立其大也

盡已謂忠推已謂恕不如就字義解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天地聖人賢人學者一以貫之但以分量論則有及有不及有化有未化耳不必又分別一個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賢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

窮理須窮到至處知之真則行之自力行之不力知之未真也真知者如知醴之甘知蘖之苦知陷阱之不可踰知水火之不可蹈雖瞽而瞶者亦將同達而無疑也若知之未真惟日言天言



窮理須窮到至處知之真則行之自力行之不力  
知之未真也真知者如知醴之甘知藥之苦知  
陷阱之不可踰知水火之不可蹈雖瞽而瞶者  
亦將洞達而無疑也若知之未真雖日言天言  
道言性言中言誠言仁僅揣摩摹作影響形似之  
觀而已於我身心殊不得力

此道如日月星辰照耀中天不特一人見之天下  
之人皆見之特恐人自瞽其目自趨於暗耳乃  
儒者取五經四書中語創爲臆說矜爲玄解偃  
然雄長於斯世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奚啻河  
伯之汨於秋水溝澮之盈於屋雷人方哀之然  
猶自翊曰此日月星辰者吾能見之而天下皆

言言堂  
不之見也亦惟吾室中有之而天下皆不之有也何其惑哉

人一身卽是一太極圖太極理也性是也性不可見無極是也呼吸之氣陰陽是也五臟四體五行是也

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貪殘之吏孝文帝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令行禁止而海內大化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由役毋奪民食毋殫民財通民之情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弟導之以德義則萬國歡康兆民蘇息

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由役毋奪  
民食毋殫民財通民之情毓之以利煦之以和  
教之以孝弟導之以德義則萬國歡康兆民蘇  
息

脩己以敬一句該盡聖學王道之全安百姓不在  
脩己之外可知如見如承不欲勿施不必分敬  
分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隨  
地喚醒此心不昧耳非三套理

讀書若舍却冊子則汨其心于清虛曠蕩之地若  
徒泥冊子則騁其心于汎濫繁碎之場皆非善  
讀書者

聖賢言語皆至德要道所存恐其日久忘了故筆之于書以教後人我輩讀書不可以書視書如讀孔子之言卽如對孔子說話讀孟子之言卽如對孟子說話求其說而不得則當反之于心旣得則當見之于行若止徒念過記得便是釋子誦法華經

發前人之所未發七字最是害事前人立言果至當不易我何妨師之又從而表章闡明之乃以此爲諱往往鑿空臆創自立宗旨不知皆是旁門曲竇到底不出古人範圍其害道也實甚

博學若尋不出本原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約博不到約處成不得博

此爲諱往往鑿空臆創自立宗旨不知皆是旁  
門曲竇到底不出古人範圍其害道也實甚

博學若尋不出本原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  
求約博不到約處成不得博

每事止要求個此心過得去此心之安與不安便  
是天然界限節制

天道陰陽也易道一陰陽也不測者神也知晝夜  
之道則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  
主靜之說後儒言之聖人教人原不如此如教顏  
子則在視聽言動上理會教仲弓則在出門使  
民上理會這都在動上說若舍却人情事變而  
言致虛守寂便是禪

世界本是缺陷聖賢亦是缺陷堯舜猶病文王望  
道未見孔子何有于我顏子欲從末由句句寫  
真原非謙抑聖賢龜勉一生此心終是缺陷無  
完全之時亦無了手之日

心在外者要收向裏來心在內者要推將出去求  
放心擴而充之謂也

人之所以不得爲聖人者只是于夫婦知能之外  
又增了許多知能故愈知愈能而愈遠耳學者  
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尊德性而道問學七字須聯著監着有先有後有

頭有尾如連珠到底少一字不得也若橫擺割

開遂成判然兩事

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尊德性而道問學七字須聯著豎看有先有後有  
頭有尾如連珠到底少一字不得也若橫擺割  
開遂成判然兩事

七情皆人心所發惟中節乃見得道心世上許多  
不好人不好事孰非此心之爲乎皆任心之過  
也於天遠矣故釋氏本心惑世誣民

取方圖而觀之八卦因重盡自然而然不假一毫  
人力勉強安排取圓圖而觀之六十四卦周遭  
順布方可成圓圓可成方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與乾坤之間闢造化之生  
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人事之盛衰國家

言言堂  
之治亂無不昭合此天地大消息也其至妙至  
妙者歟

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非漢  
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卽道也經權  
常變莫非道惟聖人妙應不拘故能行權權卽  
經經卽道豈有與之反而又與之合耶

性無內外無人我故成己所以成物欲立立人欲  
達達人疾痛疴癢刻刻相關所謂萬物一體者  
也若止見己卽不勝自私自利之心戕人害物  
無所不至矣惟善克者能一之

今世業舉子者以讀書爲作文地作文爲制舉地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理且項異業工



也若止見己卽不勝自私自利之心成人害物  
無所不至矣惟善克者能一之

今世業舉子者以讀書爲作文地作文爲制舉地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理且須異樣工  
夫而講學做聖賢者又以談玄說妙爲理解閉  
戶靜坐爲玄脩矜持把捉爲主敬愈遠而愈失  
之矣

窮理盡性至命是一串事了則俱了無先後無等  
待若以窮理爲知之事便不是

灑掃應對與性與天道非兩事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上不知教則下不知學  
聖道不明正學榛蕪因無成材無成材則無君

子無君子則誰與人君共理乎故人君欲得禹  
臯伊周之臣而用之須預儲養于庠序

求放心不是以一箇心求一箇心當其涵養操存  
心固在也卽放辟邪侈心亦在也知其放而求  
之心卽在是不然又是騎驢覓驢

心是活物如何令他常不出腔子雖上哲止有提  
醒一法

伊川云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

問性情才之別曰皆心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

動才者心之能性本無爲情則遇境而發才是

那恁也會如此者

心

問性情才之別曰皆心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者心之能性本無爲情則遇境而發才是那恁地會如此者

佛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今講學者欲廢棄六經只道一光明境界而稱範圍三教之宗者何以異於是

學而時習學字內已確有所見了方說得習若無所見習個甚麼豈是讀書今日讀明日又讀耶太極生兩儀非是今日有太極明日生兩儀明日生四象後日生八卦也有則俱有

學者功夫須是得其要得其要則頭頭是道不得

其要則處處皆滯耳

賢宰輔以正君心爲急餘者可以分猷而理君心  
正則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矣故孟子曰人不  
足適政不足間而格非爲第一義

道理不難於不精微而難於不日用

無體之體其體乃神不用之用其用至變非虛之  
虛其虛常通無感之感其感亦寂水光雲影宜  
空宜澹萬卷萬舒冲如廓如

自天開地闢以來以至億萬千年之後自羲堯孔  
孟而下以至匹夫匹婦之儔總是這一箇道理  
更無有不同處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

自天開地闢以來以至億萬千年之後自羲堯孔  
孟而下以至匹夫匹婦之儔總是這一箇道理  
更無有不同處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  
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若此  
堯舜之兢兢業業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不邇  
不殖文武之緝熙執競孔子之忘食忘憂顏子  
之不遷不貳皆是自心上自覺自脩工夫未嘗  
于本體上添得些子也

東軒兀坐適客至呼茶童子滌甌盛至呼菓童子  
滌盤盛至呼酒童子滌卮盛至因笑謂客曰此  
童子能知用中止至善客駭曰若是則聞道乎

詩書卷第  
三  
曰試看案上諸磁品襍陳此子未習使令向使  
以盤盛酒以甌盛菓以卮盛茶不幾過者過而  
不及者不及乎童子無知能各得其當天然之  
中天然之至善也

道理止在眼前人人當面錯過友曰眼前爲何等  
歟曰吾友此時在此作揖打躬喫茶敘論何者  
不是道理吾友此時回家一家中老老小小都  
看吾友又有許多道理也

人于非思非怨之人及不干己之事到前是非可  
否知之甚明言之甚當卽此可驗本心遇恩怨

之人與自己的事便是非顛倒似無人心者其  
實本心之明處仍在自私自利之見奪之則害

人于非恩非怨之人及不干己之事到前是非可  
否知之甚明言之甚當卽此可驗本心遇恩怨  
之人與自己的事便是非顛倒似無人心者其  
實本心之明處仍在自私自利之見昏之利害  
乘之耳

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說得何等灑落何等  
嚴緊文王之小心翼翼孔子之操存舍亡孟子  
之求放心程子之主敬得此四字骨節皆靈

這道理不知眼孔便狹小心胸便卑暗人品便低  
壞富貴勲名貧賤拂逆便看爲何如矣才技文  
章聲華氣魄都認作何等矣自家便看做自家  
別人便看做別人萬物便看做萬物矣此間有

一條血路若能直躋到立身萬仞之巔披襟一笑時仰觀混濛盡太初渾淪一氣俯視塵寰海澗天空中間千態萬狀如流霞鴻影止有天漢一派浩浩來胸襟也此時方見得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吾之性卽天地之性著不得一毫私意於其間纔起一點私意頃刻間把個清寧廣大世界陰霾晦蝕矣

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辭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辭章望于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道理止在日用間工夫亦止在日用間人丟了面  
前事不理會都去理會許多極玄極妙的道理



養士亦非徒以辭章望于吾輩須是恣心體認  
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道理止在日用間工夫亦止在日用間人丟了面  
前事不理會都去理會許多極玄極妙的道理  
雖口裏說得甚精透到底沒幹

性字仁字須訓作人之生理甚好性從心從生仁  
人心前輩把心比作穀種妙絕穀種能生處卽  
是他所以爲穀種處

平居而言聖賢人人皆聖賢也當大利大害極困  
極亨之交如山岳不移者方可以驗其真僞嗚  
呼天下之由亨而之困由利而之害而移者又  
豈少哉

讀書堂  
這工夫須是奮發勇猛破釜沉舟斬關而入庶乎  
可幾若瞻前顧後半上落下雖經營一生到底  
是門外漢

洙泗言一卽虞廷言中忠者中心卽未發之中恕  
者如心卽中節之和恕仍如中兩字是一字忠  
恕一貫畧無刻意認爲借言者非

問危微之辨理欲之分亦甚難明曰只毋自欺便  
易明

朱子曰靜非不動也不妄動也不妄動則靜固靜  
也動亦靜也

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于義理多所未明曰吾  
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因識見太

朱子曰靜非不動也不妄動也不妄動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于義理多所未明曰吾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因識見太到故有所未明耳友大豁

天地聖人其一誠也乎天惟誠故春便是春夏便是夏秋便是秋冬便是冬一毫不爽聖人惟誠故仁便實仁義便實義禮便實禮智便實智一點不虛

操則存操字非死操如馭之有轡銜任騁千里如射之有彀率可發百步如舟之有舵隨風旋轉把柄在手一提便省方是妙手若硬硬執定不

言書堂  
令出入豈是勝算

今世談道者夙疾尚未普消分內事未能清徹不自攻而攻二氏實取訾于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二氏生于其間特自渺小者耳何啻金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啻黑白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吾衡勢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並視而齊觀卽有一二惑于其說者亦何嘗肯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幾人哉而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

立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又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之較之辨之爭之也可

何嘗肯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  
幾人哉而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  
立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又安社稷刑暴禁亂  
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  
爲歟

孟子謂惟送死足以當大事而流俗之弊至有侈  
宴饗事浮屠從俗而不從禮哀痛之情蔑如也  
葬則卜其宅兆孝子仁人之用心不過欲厝親  
以安耳非如形家說必有揀擇謂子孫貧富貴  
賤賢愚夭壽盡係于此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  
有一家三五子今年礙某房明年礙某子終身  
不葬其親又遺之子孫仍狼藉于空廟郊野中

言書生  
者此因親爲利不孝之大當議何罪

學者志向不精專若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  
總是種種世緣割舍不斷縱談仁說義止成空  
話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從何處生起曰陰陽  
止是一氣那有截然兩件的不過分而二其名  
耳其實陰之發散處卽是陽陽之凝聚處卽是  
陰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今日之夜又生明  
日之晝也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二語盡之若說  
太極動而生陽如一歲從元旦日說起然元旦  
之前豈遂無日月乎

問下學上達曰是一串事無有清粗凡有工夫可

日之晝也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二語盡之若說  
太極動而生陽如一歲從元旦日說起然元旦  
之前豈遂無日月乎

問下學上達曰是一串事無有精粗凡有工夫可  
致力是下學到自得處是上達也人人有上達  
時時有上達雖極精的亦是下學自夫婦知能  
及聖人知能均是下學事

問先有理而後有氣否曰不可以先後言理不外  
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  
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兩樣是一片性  
與氣亦然

問論語止言仁者何也曰孟子云五穀者種之美

詩書堂  
者也學須要種子不然雖有灌溉培養之功俱用在空處矣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義卽宜此者也禮卽節此者也智卽知此者也信卽實此者也義禮智信總是培養這種子使其成熟耳故求仁爲喫緊要務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斷以新安窮理爲是中庸誠身在明善卽格字註疏也物字何必遠求卽本章物有本末物字物必有事事有終始格卽事也試思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

若格得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格身成正修之所以能治而因



卽事也試思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  
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  
若格得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  
國天下之末又格得誠正修之所以能始而因  
可及乎齊治平之終先後一貫知行同歸由是  
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  
天下可平而明德明於天下矣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曰體之爲言最可玩味  
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  
腹內運而身乃成焉豈若愛無差等乎

問聞見也少不得曰曉得從心性上做工夫日聞  
日見有益曉不得從心性做工夫雖多聞多見

何用問從心性做功如禮樂諸誌載不攷求不知曰豈是不要攷考須識得唐虞之時所讀何書當未有禮樂之始前人禮何以制樂何以作能認識到此方好讀書今人止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將一椿緊要事反放下不能由本及末終日營營幹了許多不要緊勾當藝不成道不就做個半上落下人是可哀已

問今士子讀書徒徇聞見於我身心殊不得力曰亦止看用志何如耳若所聞所見皆爲身心雖解牛斲輪之賤技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

以明心見道而况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

者乎若是固尋文覓義的吐復則雖今日盡有

亦止看用志何如耳若所聞所見皆爲身心雖  
解牛斲輪之賤技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  
以明心見道而况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  
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腹則雖今日儘有  
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體用源流知行動靜內外賓主之別曰體用一  
原源流一本知行一道動靜一機內外一致賓  
主一人曰無分乎曰耳目體也視聽用也無視  
聽則無耳目體用其可分乎源清則流清源濁  
則流濁源流其可分乎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  
明知行其可分乎動非靜不翕靜非動不闢動  
靜其可分乎成己之仁成物之智以德則性以

讀書堂  
道則合外內內外其可分乎當其在主則賓爲  
賓當其在賓則賓又爲主賓主其可分乎

問朝堂上議大禮定大樂計大事決大疑須如漢  
儒引經據傳非師說不對否曰不學無術昔人  
所譏然僅憑之書冊乎憑之師說乎抑內斷之  
心乎朝廷事宜題目雖大與家常事無異也止  
要求心安若心不安則禮樂不可用事不可成  
疑不可決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曰亦無甚奧義止與子  
出門人問一節叅看便好子出後便是曾子之

私處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便  
是曾子之足發處發者發明之發若云日用動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曰亦無甚奧義止與子  
出門人問一節叅看便好子出後便是曾子之  
私處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便  
是曾子之足發處發者發明之發若云日用動  
靜何必省于其私卽相對領教之時何非日用  
動靜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顏子之心純乎仁處也恒  
人學力未到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顏  
子好學到不違仁後其樂體常是不改雖易發  
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純一之心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微露于恍惚之中自隨  
化于幾微之頃又安能疑貳其純一之體此孔

子要形容顏子好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若如常人言遷怒怒此人卽怒此人便不移而怒他人言改過這次做錯下次再不做錯豈顏子乎

問孩提不學不慮而知是謂良知大學又教人致知何也曰大學正爲人以學慮而蔽本然之知故教人致知致之者終日學只是說個不學終日慮只是慮個不慮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說到大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便大驚小怪然不過就是赤子之

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誰敢添一些減一些添的

或曰那小人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說到大人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便大驚小怪然不過就是赤子之  
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誰敢添一些減一些添的  
減的都成小人

問陽明謂無不知而作是良知多見多聞是耳目  
知解下一等事故曰知之次何如曰聞見是耳  
目之用到擇識豈猶然耳目之用乎蓋多聞擇  
善而從分明是夫子刪定纂述微旨多見而識  
分明是夫子修春秋微旨人看小了焉可謂下  
一等事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此顏子  
向來求之仰鑽瞻忽而不知求之于已也及領

詩書堂  
夫子之誘指引到自己身上始知文者我之文  
禮亦我之禮博者我之博約亦我之約都在自  
心自性上用功此時方覺親切有味卽欲罷手  
不能到罷不得手處才力盡而本體呈露乃有  
如立卓爾一境然却又無聲無臭無窮無方欲  
從末由卽夫子何有之心文王未見之心也此  
顏子心學全是一段著己功夫與游夏端木不  
同後世求之罔象以禪機作混語說得活不可  
捉何啻千里

問心與性之別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心所具之

理謂心卽性性卽心不可是一是二謂心外有



問心與性之別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心所具之

理謂心卽性性卽心不可是一是二謂心外有  
性性外有心不可是二是是一

問近世儒者謂情識意見皆道之障必去之是否  
曰如何去得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心  
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  
有真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  
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  
謂誠意情歸于性是謂至情識變爲知是謂默  
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  
本末睽絕亦成虛空走馬平地行船耳

問何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曰欲爲天地立心必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能以生民之命爲命若徒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畧則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渙裂不相屬也蓋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容已吾人誠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復得天地之全體隨其力之所至以求盡吾一體之實事一切毀譽利害無所動於其中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此儒者求仁之極功經世之實學也

問後儒爲朱陸兩家調停是否曰托中行而僞者

即意也未陸各有不自掩處司者自司異者自

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此儒者求仁之極功經  
世之實學也

問後儒爲朱陸兩家調停是否曰托中行而僞者  
鄉愿也朱陸各有不相掩處同者自同異者自  
異正其不托中行不僞處今欲與之調停是托  
且僞矣且紫陽得周之精具程之正溯源鄒魯  
上窺姚姒未可輕議卽象山亦有未可輕議處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止

雲南

行



雲南文物委員會  
收購移交



雲南文物委員  
會收購移交











